

相遇，不过是忽然而已

——读水孩儿“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”获奖作品、长篇非虚构作品《忽然而已》

◎徐佩瑶

读一本书，是与作者的一场相遇，在字里行间走近一个人，在跌宕起伏中邂逅一段缘。书中的喜怒哀乐幻化为行人在路上遇见的一朵云，随着天气呈现出阴晴疏密，在傍晚或者清晨展露出氤氲的颜色。

这次遇见的是《忽然而已》，它是内蒙古女作家水孩儿的长篇非虚构作品，最近，这部作品获得了“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”。“国际冰心文学奖”以作家“冰心”的名字命名，文学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和平中心支持，是世界级专业文学终身成就大奖，此次获奖者包括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古尔纳、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、中国作家张抗抗等。

“国际冰心文学奖”是水孩儿的长篇小说《东家西家烟》获得“世界华人周刊文学奖”后的又一国际大奖，她的频频获奖，在于她将创作根植于个人传奇经历，以多元视角和深情共情力打动评委，加之跨体裁创作，使其成为国际华语文学界的独特现象。

在《忽然而已》中我与“她”有三次相遇。初相遇，“她”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里爬出来，站在梦想和现实交错的20岁，伴着“哒哩哒，开红花”的歌谣，用装着满满一车的获奖证书和读者来信作为嫁妆，走进了婚姻生活。婚后，在某个昏睡了整整一个下午的阴雨天气，“她”从床底下拖出已经落灰的麻袋，将那些写满了字与回忆的纸张填进灶坑，看着燃烧的火苗舔舐着锅底，升腾的火光照亮灶台边的脸。“她”说，“她”没有留下一滴泪，因为“泪水已经被晒成菜里的盐，诗播进田里”“梦想重要，馒头更重要”。我不敢问“她”，那用梦想蒸熟的馒头里，是不是带着泪水的三分咸味。好在那些被种在地里面的诗终于还是发芽了。烟火人间里，“她”白天喂猪、卖瓜。只有夜深人静，哄睡女儿后的一点孤灯，见证着她在稿纸上的勾勾画画。那部30万字的电视剧本，蜿蜒成为进京的路。我看着“她”在十年后，再次站在北京的

街头。

又相逢，村庄已经在“她”身后远去了。“她”是草原上、黄河边、水云间纵情欢笑的明媚女子。但那笑容的纹路里隐藏着不容易被察觉的哀伤。故乡和天涯哪一个更远？一个是已经回不去的地方，那里长眠着给“她”看《红楼梦》的祖父、一辈子生了八个儿子的祖母、不识字但爱唱评剧的母亲、为“她”生下一对双胞胎妹夫后没等妹妹们长大就离世的老婶，逝去的亲人坟茔上，衰草年年疯长。还在“她”身边的父亲，记忆已经逐渐斑驳，偶尔清晰吐露出的三言两语是吴代庄村的碎片，所有关于祖上的故事随着一场浩劫中丢失的家谱而模糊不清。我想问“她”，还记得自己笔下写过的阿婉吗？那个从贵州被拐卖到村里的女子？文字和梦想带着“她”到远方，“她”随着风，像蒲公英的花絮散落在天涯，爱给“她”带来坚韧的力量，一滴冀东平原上的纯净水，在塞北茫茫的青山脚下，蒸腾成一朵云，柔软，舒展。而流云最怕遇见罡风，匆匆来到这世界走了一遭就离开的小女儿，病逝在达拉特旗后回到故乡在先生家坟安葬的父亲，“她”面对着为人母、为人女的两重身份，两度痛苦，让我一度放下不忍再读。

再相见，“她”坐在那里，一袭白裙，娓娓讲述着“她”的二月。雨水纷纷的二月里，春风犹有寒意，城市因为疫情封锁而变得沉默，土壤只听见四时的号令从酣眠中醒来。和春风一并复苏的还有“她”那颗心，“她”没有放大自己所遭遇的苦难，但略略写过的几笔文字下，讲述的每一件都是噬咬与折磨。别去造一尊琉璃般精致无欲无求的像，“她”是活生生的人。“她”说“心上有个人，才能活下去”。我忍不住问“她”，这个人是谁？“她”但笑不语，只是把他明晃晃地藏在每一段文字的句读里。

故事的最后，“她”给我讲了一段在布达拉宫的奇遇，以及两场印刻至

深的梦。“她”说，那些与爱和文学有关的梦，要等再次相遇的时候，慢慢地，讲给我听。

在这本书外，我与她相见三次。第一次，是去年夏天，在自治区文联于鄂尔多斯举办的文艺评论家培训班上。分组讨论的时候大家按顺序进行着分享，当主持人叫到她的名字“水孩儿”的时候，隔着座位，我试图探出身子一窥真容，却只见她低头时长发微微垂下，隐于话筒后的面容朦胧。干脆收回伸长的脖颈，静静坐好听着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和创作思路。她低头分享着的内容如今已经不甚能想起，却记得当时萦绕在脑海中的问题，为什么会用“水孩儿”这三个字做笔名呢？这三个字里面，又潜藏着什么样的含义呢？遗憾的是，直到培训结束，我也没有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又一次，在去年秋天，包头的机场。从呼伦贝尔乘飞机在包头中转的我刚进候机大厅，就看见了那个有些眼熟的身影，低着头的她长发自然地垂在两肩，相似的角度唤起一些回忆。我走近，试着唤出一声“水孩儿老师？”，穿着一袭白裙的她抬头，眼睛中带着回忆与询问的神色，清澈得像个孩子一样。我失笑，旋即坐在她的身边，几句交谈后得知，她和包纳睿两位老师因张继炼老师的邀请，即将去阿拉善采风，和我正好是一趟航班。感慨于这样的缘分，也源于对创作和文学的热爱，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也不免期待着下次相遇。在不曾见面的日子里，我收到了水孩儿老师寄来的几部书籍，其中就包括这部《忽然而已》。

王芳教授在《活在文学河流中的水孩儿》一文中写道“《忽然而已》更像是《二月或雨水》的姐妹篇，人物和事件又交织、重叠，但比《二月或雨水》更

为丰富。”看过这两部作品后，会发现《二月或雨水》截取了一段时间内的事件，以特殊事件、特殊状态下外界与内心的相互影响、交融为故事的锚心，是一枚凝缩了两个月内心路历程的猫睛石，当阴霾散去，阳光降临，它会显现出明亮的光带，温柔而坚定。《忽然而已》则是将这颗猫眼石再次进行雕琢后，将它镶嵌在经年岁月中打造成的宝石妆奁中。妆奁无价，最珍贵的，是里面藏着一个如水般的女孩撑着人生之舟，经历闪电、霓虹、惊涛、暖流之后，仍然勇敢地抓住命运的桨，握紧手中的笔，书写着“她”的故事。

那字字句句的“她”，是日日夜夜的“我”。第三次，也是最近的一次见面，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周末。碎雪如银，裹住金色的阿拉善，在包纳睿老师的新书《橙灰色的天际》读者见面会上，她扭过头看见我，嘴角扬起笑意，像个孩子一样冲我眨眨眼。我忽然不再执着于问那个没有问出口的问题了。因为我已经有了答案，在与“她”的相遇里，在与她的相见里，泉水叮咚、溪水潺湲、湖泊静谧、江河浩荡，万千水的姿态与女作家的才思文情缠绵，然后尽情倾泻于笔下，是为水。身处红尘在世俗中品世情而不市俗，像个孩子一样。

水应该是有多姿百态的，比如云，云流下一滴泪，就化成一场雨。忽然之间，那场雨打湿了故乡小院的那根晾衣绳上面的花裙子。然后岁月被浸透，冰冻。而书外面的你是知道的，冰冻不是不朽，只是延缓了告别的降临。

那就这样吧，把书页翻遍，待故事将尽，不得不与一段旅程告别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样要告别，告别青梅竹马，告别相濡以沫，在爱与死亡中，告别那些痛哭与欢笑，告别那些雨滴与微风，披着被朝露夜雾打湿的衣衫继续下一程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于某瞬相遇，不过是，忽然而已。

在中国科协2025年“5·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”主题征集活动中，乌兰察布市科协推送的原创歌曲《我是苍穹中的一颗新星》荣获“优秀作品”殊荣，并在全国入选的13个“优秀作品”中荣登榜首，成为本届活动的亮点。

由冷恒、王文作词，柴成智谱曲，张海霞演唱的这首歌曲何以获得成功呢？我们说这与歌词的情感共鸣与表达张力、编曲以星韵谱科志借旋律传精神、歌手嗓音特质与演唱表现力有直接关系。

高尚的主题与故事背景为歌曲奠定了情感根基——作为乌兰察布市科协为全国首部展览剧《自立自强自豪—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》创作的主题曲，冷恒、王文的歌词以“共和国科学家如苍穹新星”为精妙隐喻，创造出具有故事性的艺术表达形式。歌词以“新星遨游苍穹”的独特视角展开叙事，从地球启程，借北斗导航、神舟飞船、飞越珠峰之巅、蹒跚过银河浩瀚，在星际漫游中，王淦昌星、南仁东星、钱学森星、袁隆平星等科学家化身的“星辰”次第闪耀。这一叙事逻辑将科学家精神具象为可感知的宇宙图景，既串联起北斗组网、神舟问天、珠峰测高等这些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里程碑事件，又以星群闪耀的意象，暗喻科学家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的精神传承。

歌词在内容与创作手法的搭配上，做到了三方面的完美结合。首先，构建星科技象征体系。以“新星”喻科学家，用“苍穹”指代科技探索的无垠边界，“北斗导航”“神舟飞船”等意象既紧扣科技主题，又赋予浪漫主义色彩。其次，情感脉络层层推进。从“铁骨给我坚韧的脊梁”的自立品格，到“豪情给我青春的力量”的自豪情怀，再到“生命生生不息，星辰大海呼唤着我”的强国信念，情感张力随叙事逐步升华。最后，音乐语言的诗性表达，句式长短交错，比如“飞越珠峰、越过银河、遨游苍穹”这样简短有力、连续排列的句子，再搭配“闪烁放彩”“生生不息”此类读起来朗朗上口的词语，让人感觉这些文字就像带着节奏一样，唱起来也会很顺口，有旋律感。这种“叙事化表达+崇高主题+音乐性语言”的融合，既让科学家精神可触可感，又通过艺术化的意象组合，使歌词成为主题思想与美学价值兼具的艺术载体，最终实现了对“自立自强自豪”精神的深情诠释与大力传播。

柴成智的编曲把星空的浪漫和神秘感融入其中，一听就让人仿佛置身在浩瀚的宇宙中。主歌部分旋律舒缓低沉，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长河，带着听众走进科研工作者的世界。一个音符，就像科学家们走过的路，有困惑有坚持，每一步都不容易，但是始终朝着目标前行，把他们默默钻研、永不放弃的精神融入音乐中，并大胆尝试转调的艺术手法，强化了旋律的情绪张力与层次感变化，更呼应了宏大主题的彰显，巧妙地表达了情感的升华与爆发，拓展了音色维度与听觉的新鲜感，从而使旋律成为精神的生动注脚。

副歌旋律激昂向上，像是冲破云层的科技曙光，瞬间照亮天地，生动展现了中国科技从落后到领先、不断突破创新的壮丽画卷。整首曲子既有星空空灵悠远的感觉，又充满了拼搏奋进的力量，把科技工作者用智慧点亮梦想、为国家科技发展努力奋斗的故事，用音乐讲述得淋漓尽致，让人听了特别感动特别振奋。

张海霞的演唱以醇厚低沉的声线起调，旋律悠长如古寺晨钟。节奏在舒缓与急骤间切换自如，声浪如溪流奔涌成江，高低音的强烈反差与绵长尾韵，勾勒出极具层次的听觉图景。时而温柔婉转，细述科技工作者白手起家的艰辛；时而铿锵如金石，高歌突破科技壁垒的豪情。两种音色交织融合，把科研团队从拓荒创业到逐梦星河的历程娓娓道来。每个音符都饱含对科技先驱的崇高敬意，每一句吟唱都凝聚着对时代奋斗者的由衷赞叹，演唱者的歌声正是献给“科技脊梁”的一曲雄浑赞歌。

◎常耀宗

献给『科技脊梁』的雄浑赞歌——原创歌曲《我是苍穹中的一颗新星》赏析



就使以往逻辑外延极为广泛的“民歌”在反映“村民”的村歌中，体现出更为强大的特指性。当下，从歌词到旋律，从传统到时尚，厘清“村歌”与民歌的关系，并进行必要的学理界定，正当其时。“麦苗儿青来，菜花儿黄，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。千家万户齐欢笑，好像那春雷响四方。”“麦浪滚滚闪金光，棉田一片白茫茫。丰收的喜悦到处传，社员人人欢畅。”这是20世纪60年代广泛流传的两首歌曲，虽不完全属于传统民歌，但因反映农村题材而

具备“村歌”品质，这为今天创作村歌提供了有益参照。

艺术创作规律证明，任何歌唱均源自于人们的现实生活，白居易曾总结为“劳者歌其事，饥者歌其食”。基于不同地域不同生产方式生成的牧歌、秧歌、号子、山歌是这样，基于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乡情，甚至家国情怀的歌曲亦如此。仅以我国的牧歌来看，大多流行于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多民族地区。其歌词虽有关涉婚恋内容的，反映放牧生活、赞美家乡、歌唱生产对象（如马、牛、羊、驼）的还是占据绝大多数。因而，无论劳动号子，还是山歌、渔歌、秧歌，是劳动人民在山上吹柴、山上耕种、下海打鱼、下地插秧等劳动中，为抒发情感、消除疲劳或劳动者之间遥相对答、传递情意而形成的歌曲。可见，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；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”，是所有歌声响起的根源。被音乐学家定义为“民歌”的音乐瑰宝，概莫能外。将其作为新时代确立“何为村歌”的理论根据和创作村歌的重要美学资源与文化基础，是没有问题的。同样，就生发并存活于乡间的歌唱内容和形式看，有的是从地方戏曲中裂变出来的“戏歌”，有的则是在舞龙、舞狮、麒麟舞的伴奏音乐中派生出来的。这些亦可为村歌创作的基础，尤其是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旋律风格。村歌已成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、民族团结和地方认同的重要文化表达形式。

由内蒙古文联持续推进的“村歌嘹亮”活动，在2025年迎来了新的篇章。6月27日，“村歌嘹亮”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苏木山文艺小镇成功举办。此次活动由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，自治区文联、自治区农牧厅、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门联合主办，吸引了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20支展演队伍及当地农牧民共1000多人参加，其中展演队伍达300余人，观演群众近千人，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。村歌不仅是音乐作品，更是乡村振兴和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载体，承载了浓浓家乡情，凝聚人心士气，增强基层精神力量。如何将“村歌，百姓之歌”的文化影响力持续放大，使“歌游内蒙古”真正成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品牌，以避免“文学艺术不缺故事，缺呈现；不缺作品，缺责任；不缺资源，缺挖掘”的困境，“村歌”在音乐美学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亟需深入推进。

“村歌”是什么？无论中外音乐史籍，还是与音乐相关的权威工具书，都鲜见“村歌”一词。为此，探索“村歌”的理论界定，包括其本质属性和逻辑外延，十分必要。从内容看，凡反映农村、农民、农业；牧村、牧民、牧业；渔村、渔民、渔业等题材的，就是村歌。相对而言，反映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，以及反映军旅题材、工厂题材、学校题材、市井题材以及其他题材的就不属于“村歌”。从旋律风格看，凡运用或创新性沿用根植于农村、牧村、渔村的民歌旋律，就是村歌，否则就不能属于“村歌”。明确遴选标准是“村歌嘹亮”行稳致远的重要前提，也是推动文艺助力乡村振兴、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抓手。这不仅是文化振兴的路径探索，也是践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创作导向的具体实践。

在我国行政区划中，“村”是乡或镇以下的行政称谓，属于群众性自治单位，由村委会进行村民自我管理。当然，这是由区别于城市各种职业的农牧渔业生产方式决定的人群聚集区。为此，国歌、市歌，是行政区域产生的，那么“村歌”是基于农村这样的行政区域而产生的歌曲吗？在文艺领域，中国文联、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联合印发《“强基工程”——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》，其目的就是要强化农村、牧区、渔村、林区等基层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，提升其精神生活品质。而“村歌嘹亮”则能够将大家从麻将桌旁吸引到有意义的文艺活动中来，“寓教于乐”，从农村和牧区广大人民群众着手，把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感落实到歌曲创作和歌唱中来。村歌已成为文化自觉与时代精神的重要表达，推动基层文化振兴向深处走实。

从2023年到2025年的“村歌嘹亮”主题活动可见，每位歌者，无论年龄、民族、职业，均信心满满、意志笃定、豪情满怀。这



（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）